

她的人生，如一朵莲花，盛放，凋零，皆在他的眼眸之间。这样一段故事，有莲花一般盛大的开端，以及，零落的尾声。

Fatal love
白色恋人系列

颜如 莲花开落

郁郁平文 著
yanruihuakailuo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颜如
莲花开落

郁郁平文●著

yanruhuakailuo

新世界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颜如莲花开落 / 郁郁乎文著. — 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08.2
(白色恋人系列丛书)

ISBN 978-7-80228-604-7

I. 颜… II. 郁… III. 长篇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01438 号

颜如莲花开落

策 划: 记忆坊图书

作 者: 郁郁乎文

责任编辑: 吕晖 李林

特约编辑: 云片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(100037)

总编室电话: (010)68995424 (010)68326679(传真)

发行部电话: (010)68995968 (010)68998705(传真)

本社中文网址: www.nwp.com.cn

本社英文网址: www.newworld-press.com

本社电子信箱: nwpcn@public.bta.cn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版权部电话: +86(10)68996306

印 刷: 环球印刷(北京)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字 数: 200千 印张: 10

版 次: 2008年2月第1版 2008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28-604-7

定 价: 23.00元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

她是佛池素色莲

盛放、凋零

皆在他的眼眸之间

一段堆花簇锦的故事

像莲花般盛开开端

却难敌秋阴霜飞散

留得飒飒残香何

静听流年，冷冷宛转



她的人生，如一季莲花，盛放，凋零，皆在他的眼眸之间。

这样一段故事，有莲花一般盛大的开端，以及，零落的尾声。



颜如[目录] 莲花开落

Content



001

引子

005

起篇

那时一瞥，碧水十亩，风景正江南。
与子宛如初相见，谁仁落花天。

053

承篇

看取深红和浅碧，谁家春风一树花。
未拟住繁华，岂知生涯逐水涯？



172

转篇

无情终此夕，怕流落轮回后，何处怀旧？
人生如锦绣，谁肯看透？

265

合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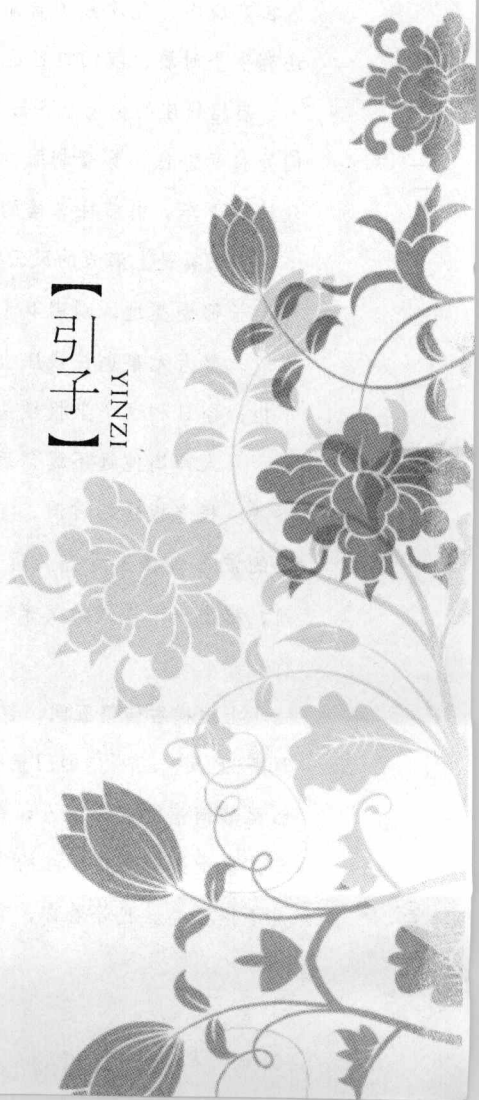
棹歌轻起处，又是一年秋。
我今何去何留？许多愁。

314

后记



【引子】
YINZI





民国十二年·上海

灰蒙蒙的雨幕使黄昏更添了一种愁意，电车叮叮地摇着铃铛开过来，街上的行人撑着杏黄色的雨伞步履匆匆地走着。民国十二年八月初八，今天与最平常的日子本该没什么不同，但对禾生剧场来讲却非比寻常——京剧名角程老板今晚将在此首演《红拂传》。他在京成名，此次赴沪首演，声势排场都十分惊人。现在离开演还有半个时辰，院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龙队伍等着入场。

启铭钱庄的少东家齐云昊当然不用排队。小汽车刚在剧院的侧门处稳稳停住，穿着制服的门童就殷勤跑来将车门拉开，恭恭敬敬请他下车，引着往二楼的包厢去。

齐云昊是上海滩的风云人物，身家自不必提，更兼长相俊美，连女子都要赛过，刚满双十还未曾婚配，引得一帮影星名媛如浪蝶般，整天无事也往钱庄去几趟。他又生成一种风流态度，来者不拒，今日和这个上报纸头条，明日又追捧那个明星。这一众女子，人人都离他远不远、近不近，不甘心又舍不得脱开手，纠缠不清。程老板这场首演，不知道经理替他约了谁，估计是刚红起来的沪上名媛王遥杳。听说这女子极会用手段，他不觉嘴角上翘，露出一个浅浅微笑来：若跟他用手段，倒要看看她有几分道行。

上楼梯右转第五间，包厢门帘上贴张黄色纸条，上用楷书工整写着“已定 齐”。那门童将纸条撕下来，打起帘子请他进去。包厢里静悄悄的空无一人，小圆桌子上仿着西式摆设，铺着雪白台布，桌上搁着一枝鲜红的玫瑰花和烛台。他在心里冷笑一声：“真是不伦不类。我等着你，有多少手段尽管使出来。”女伴竟然敢比

他晚来，这可十分罕见。虽说女士迟到天经地义，在他这里就要反过来，往往他是迟到那个。今日赶着看程老板的戏，好不容易早来了几分钟，竟前所未有地被晾了场子，怎能叫他不生气？

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剧场里坐满了人，渐渐嘈杂起来。台上的气灯刷刷齐亮，将舞台照得如同白昼，台下便先喝一声彩。敲过一巡开场锣鼓，这女子仍是不见人影，他冷冷地想：“我倒看你能忍得几时。”

这出《红拂传》果然不同凡响，整整一个台子载歌载舞，端的叫人眼花缭乱。程老板扮的红拂女穿梭在一众舞姬当中，出尘脱俗。此时演她不愿再做歌姬侍宾待客，手持拂尘唱来一段二黄慢板。二黄板本就苍凉深沉，程老板的唱腔又极是清远雅致，隐约一点哀怨含而不发，台下如雷般叫起好来。

云昊一心两用，双眼看台上，又分心听楼道的动静，不由焦躁起来。听楼梯恍惚有响动，却不是高跟鞋咚咚踩过来的声音，门童刻意压着低低的声音：“小姐，齐公子的包厢请这边走。”

他嘴角浮起微笑：她到底来了。能忍到此时，委实不寻常，起初倒将她小看了。

身后的门帘动了一下，他哪里肯转过身去，只装作专心听戏的模样。此时红拂见李靖在座间，慧眼识英雄，使出浑身解数表演。程老板此段自创一段云帚舞正演到佳处，配以西皮二六唱腔。西皮板昂扬欢快，他身形纤瘦玲珑，举手投足如仙子般飘逸。台下都凝神盯着台上看，连好也顾不上叫。

门帘半掀，从门边嗖嗖地刮进风来，这女子竟就此靠门站住。





要进来却不进来，仿佛预备着随时要走。云昊忍了半晌，终于转过头去，恨恨地在心里想：“果然手段高明，今日竟要败在你手下。”

此时李靖上场，与红拂舞起“马趟子”，两人仿着纵马飞奔间眉目传情，热闹无比，锣鼓点子敲得一时比一时的急。云昊转头看向门边，笑容立时僵在了脸上，浑身像被冰水浇下来，冷彻心肺。

满场锣鼓仿佛离他越来越远，竟至杳然不闻，云昊身不由己地慢慢立起身来，朝那女子伸出手去，欲扶她坐下，臂上却软绵绵的半分力气也无，他跌坐回椅子，心中懵然空白，似喜似悲，愣了半晌低声问：“你是谁？”



【起篇】

QIPIAN

无非心事到春凉，初著淡红裳。

灯影双肩，青丝一臂，

水墨染时光。

恍然此夜成相忆，檐下雨琳琅。

栀子花开，紫藤花谢。

人在水中央。

《少年游》——发初覆眉



第一章 记否相逢深一瞥

一年前·民国十一年 青浦

陈祖荫在当铺料理了一回事情，又将上海带来的本月洋行盈亏账单对了一遍，眼看着到吃午饭时候，便坐轿回府来，到门口刚下了轿，便见刘家老太太抱着新添的孙子，身边的丫头领着大孙女鱼贯而来，倒吸了一口冷气，转头低声吩咐贴身伙计进宝：“快去马厩里牵一匹快马，配好了鞍辔在后门等着。”

自己满脸笑容地迎上去，抱起刘家大孙女晓络亲了亲放下，笑道：“老太太，您今儿倒有空过来，也不吃了饭再走？晓络可越长越秀气了，这小孙子也雪团般可爱，您可真是享福呐。”

刘老太太却不受他的奉承，绷着脸道：“论起来你跟我家大儿子前后脚成的亲，如今他都儿女双全了，你怎么连个响动都没有？好歹有个一男半女的，也别让你娘孤零零的难受。”说罢回头看祖荫母亲一眼，摇头上车去了。

祖荫最怕她提这个，却是怕什么来什么，硬着头皮转脸向母亲笑着道：“娘，外头风大，快回屋吧。”

陈老太太见刘家的车走远了，脸上那一丝笑容立刻抹去，冷冷哼了一声，转身就走。少奶奶玉钿赶紧回身跟上，行走间抽出掖在镯子里的手帕，拭了一下眼睛。

祖荫不得已，也只得低头跟在后面，心里十分忧愁。以前每次刘家老太太带着孙女来过，他就要被母亲狠狠训斥一顿。今儿人

家连新添的孙子也一起带来，免不了便有一场雷霆大怒等着他。

果然他母亲进了正房坐下，面如寒霜，将桌子一拍道：“给我跪下。”

祖荫忙跪下，玉钿也跟着跪下，这一屋子的佣人见他俩跪下，也齐刷刷地里里外外跪了一地，鸦雀无声。

陈老太太未开口说话，眼泪先直直地流下来：“祖荫，你是读过圣贤书的，给我好好讲讲不孝有三是什么意思。”

祖荫料得他娘便要问这个，早就在心里揣摩好了，低声答道：“于礼有不孝者三，事谓阿意曲从，陷亲不义，一不孝也；家贫亲老，不为禄仕，二不孝也；不娶无子，绝先祖祀，三不孝也。三者之中，无后为大。”

陈老太太冷笑道：“无后为大？你也知道无后为大，成亲四年，你可给我养个后人出来没有？”

祖荫低着头不敢作声。屋里的西洋自鸣钟恰恰到整点报起时来，音调拖得极长，声音沉闷，咣——咣——咣。他在心里默默数着，一下、两下、三下……十二下，终于停住，犹有嗡嗡的回音绵绵不绝。

他娘见他默不作声，更是生气，眼中泪流得更急：“刘家大公子跟你一起娶亲，比你还小两岁，如今小孩子长得粉雕玉琢。你爹去的时候，为这个牵肠挂肚，眼睛都闭不上。我也这把年纪了，膝下连个跑跳的都没有，你忍心让我明日死的时候也合不上眼？你不如现在拿刀来杀了我，也省得我这般怄气。”越说越气，顺手竟拿过太师椅边的拐杖，劈头盖脸地朝他打下来。

那拐杖是整根乌檀木削出，十分沉重，陈老太太在气头上，那



杖落得又急又稳。祖荫躲闪不及，肩膀上挨了两下，便火辣辣地疼起来。地下跪的佣人一见这个架势，离老太太近的便往她杖边凑，抱住拐杖求情不迭。离祖荫近的便偷偷拉起他来，只将他往门外送。

祖荫被连拖带拽地拉出门来，便往后门跑去。一路跑到后门，见进宝已经将马备得妥当，拉着马探头探脑地后门张望，见他出来，笑着问道：“今儿可挨打了没有？”

祖荫一腔火正没处出，踢了他一脚道：“别问我挨打没，仔细我先打你。”说毕拿手去揉着肩膀。

进宝深知他脾气，仍是嬉皮笑脸道：“少爷，你若打了我，下次就没人偷偷给你预备马了，看你还往哪里躲。”

祖荫绷不住也笑了，道：“你这小子真欠揍，偏偏又挑不出来错处。”翻身上马又躊躇道，“这整个青浦里我能躲的都已经躲遍了，还能往哪里去？”

进宝笑嘻嘻道：“少爷不如还往张先生家去，他画的西洋画儿，女人都光溜溜的不穿衣服，看着好痛快。”

祖荫忍不住便笑了，在马上狠狠踹了他一脚：“正经事记不住，就把这些记得清清楚楚。上次躲到他家去，结果害得他家画室都被老太太派人砸得乱七八糟，我还有脸再去？快想个地方远点的，让我多躲几日再回来。”心念一转，突然有了主意，笑道，“我想到个好地方，也不用担惊受怕地躲着，又能舒舒服服的。你在家老老实实呆着，要帮着大管家照看生意，别光知道玩。”

进宝大失所望：“少爷这次不带我去？”

祖荫扬鞭笑道：“我想清清静静躲几天，可不能带你这皮猴子

去。”一鞭下去，这马撒开蹄子快跑，竟就此走了。

出了城门，视野骤然开阔，二月的原野，好像一幅泛青画儿。一条青泥路夹在原野上，直直往西去。前两天刚刚下过一场透雨，路上还有些未干的积水，坑坑洼洼。祖荫只带着马往干的地方去，速度不知不觉就慢了，抬头看前方道路漫长，眉头轻皱，勒住马自言自语地道：“这样走法，何时才能到陈家湾？”

肚里火烧火燎地饿上来，他将马肚子一夹，笑道：“现在肚子饿，也顾不上你了，等到了湾里再好好给你洗刷吧。”马蹄嗒嗒急响，不再躲避水洼，直踩得一路泥水四溅。

祖荫将马骑得很快，眼看前面就是陈家湾了。一湾春水色如碧玉，清亮亮地一分为二，一股继续往东流去，另一股与村里的水渠相汇。他久未来过，立在岔路口踌躇，见湾边有个浅红衫的女子正在浣衣，便将缰绳一带，放缓速度朝她走去。

她正抬手擦拭汗水，指尖水滴泠泠落下，激起圈圈涟漪，一湾嫩绿春水在她身前纷然碎裂，整个人亦似落在天光水影里，盈盈欲流。许是听到身侧马蹄嗒嗒，她缓缓侧脸朝他看来，一双凤目如山间清泉般明亮。

他只觉心里一动，含笑道：“姑娘，请问……去陈诚家的路怎么走？”

她啊了一声，微笑道：“你要找陈管家吗？”指指渠边的道路道，“他家就在水渠边上，你沿着这条小路一直往前，见到门口有小石桥的就是了。”说完脸微微一红，继续俯身洗衣。



他连声道谢，便将马带到她指的小路上，走了大约二里远，远远看见一个小孩坐在渠边号啕大哭。那孩子小小身躯蜷成一团，哭得声音都哑了，着实伤心万分。

他心下怜惜，忙将缰绳一勒，到了近前下马，走到那孩子身边蹲下，温言问道：“小弟弟，你在这里哭什么？谁欺负你了？”

那小孩抬起头来，两只眼珠子黑亮黑亮，眨一眨眼睫毛便似蝴蝶翅膀般扑闪，十分可怜，抽抽噎噎地说：“我的斗笠掉到渠边，我不敢下去拿。回家我娘见我丢了斗笠，一定会打我的。”说完又大哭起来。

祖荫低头一看，果然斗笠落在渠边的斜坡上，小半个都没在水里了，随着水波轻轻摇动。他不知怎的，心下只觉得义不容辞，笑着道：“你替我牵着马，我下去帮你拿回来。”

这水渠斜坡的坡度虽缓，到下面却滑溜溜地很不好走，他小心翼翼撑着斜坡，半蹲着慢慢往下，好不容易够着那斗笠，便将身稳住，一手将斗笠掀起，笑着扭头道：“你看，这不就拿到了？”

谁知岸上竟连半个人影也没有，只有一匹马孤零零地站着，低头去啃路边的小草。他立起身来一看，见那小孩顺着渠一道烟似的跑远了，正拧眉诧异，却听耳边嗡嗡直响，竟是一群马蜂铺天盖地飞了过来！

他心下知道不好，丢下斗笠转身便往岸上爬，可哪里能快得过有翅膀的东西？脸上、耳边火辣辣地已经着了十几下，有两下正巧刺在眼睛周围，立时痛得连眼睛都睁不开了。岸上的马亦长嘶一声，嗒嗒地跑远。